考亭淵源錄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一

陳址

陳址字康夫莆田人厚重明敏自幼祖正獻公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税年二十八嘗學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爲之誌其壙

程次卿

備遺

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聽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

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先生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却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若說閒時都莫思量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吳伯英

備遺

伯英問持敬之義先生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

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
敬
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
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
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江文卿

備遺

文卿傳識皐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文卿五十年
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
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

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先生謂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今却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今
知得便拽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
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
如車水相似又滚將去又曰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
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
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如說帝王之輿受命之祥如
河圖洛書元烏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爲先
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

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䄠䄠云公所看都是字吾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

李周翰

備遺

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

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

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謄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家全不相干

吳溎

吳溎字直翁

備遺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柰何曰求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

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禀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却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已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

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同志利欲者便如
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
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
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
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
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眞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林士謙

備遺

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先生曰仁者得其爲仁智
者得其爲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illegible]

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蓋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

林恭甫

備遺

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蓋也嘗見

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

符敘

符敘字舜功

備遺

先生答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也

符初

符初字復仲

備遺

先生答復仲書云向所諭義利之間誠有難釋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凡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符國瑞

備遺

先生答書云辱書具道為學之志又見令叔為言此
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
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

吳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備遺

先生與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
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

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爲幸足下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曾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葉永卿

備遺

先生答永卿書云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藴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横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

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黃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令裕書云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

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收書雖見向道之切然更宜寛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嘗得工夫也

曹晉叔

曹晉叔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晉叔書云近仁之說來諭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林巒

林巒泉州人

備遺

先生答繼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掇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真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戴遘

備遺

先生答邁書云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己

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足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呂侁

備遺

先生答侁書云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

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柯翰

柯翰字國材

備遺

先生答翰書云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

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

劉玶

劉玶字平甫

備遺

先生答平甫書云講學斡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斡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

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游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黃東　弟杲

黃東字仁卿三山人榦之兄也弟杲字升卿

備遺

先生答仁卿書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類

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潤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落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隘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

示喻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

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

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

備遺

先生答子約書云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

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子約復書云祖儉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厭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乃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

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
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
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
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
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
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
槩甚正當親切
先生又答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
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
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輙復恍然尤

不知所以爲賢者誅也

曹立之

備遺

先生答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掩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

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所録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説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許特工夫也

諸葛誠之

備遺

先生答誠之書云了 歸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讐敵亦何至如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

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所覦子静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

備遺

先生答季和云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

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之畧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中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應仁仲

備遺

先生答仁仲云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

嘗不撫卷慨然也

周叔謹

備遺

先生答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康炳道

備遺

先生答炳道書云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工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時子雲

備遺

先生答子雲書云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着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讀熟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踈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筭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正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别有思量擘畫終

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吳玭 弟琮

吳玭字仲玭琮字仲方仕爲判院

備遺

先生答玭書曰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年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

說至今以爲根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

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
平欽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
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
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琮問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
是聖人之妙或謂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
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
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
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
亦無用曰且說如何是人心又如何是道心曰心一

也友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先生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琮又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罅上見得分明

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自
是其效也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

王過

王過字幼觀一字功甫饒州鄱陽人

備遺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爲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麤淺過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

周明作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備遺

明作問事有最難的柰何先生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奥是紛亂時隱是隱奥也全

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兜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柰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閒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

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三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已着力做又如何得

蔡懋

蔡懋字行夫平陽人

備遺

先生論讀大學懋答以每爲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自不知心所在心者身之主也撑船須用篙喫飯須使箸不理會必是不用篙不

使著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游倪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備遺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狄近事專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熹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

侃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侃求下手工夫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

歐陽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吉州廬陵人

備遺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

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先生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若以爲未必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

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陳芝

陳芝字廷秀

備遺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先生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返看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爲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爲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

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這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先生謂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禀物欲我只是不

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廷秀問緣不能推廣先生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會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着去理會

黎季成

黎季成贛州寧都人一作季忱

備遺

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先生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張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州順昌人楊長孺誌其墓

備遺

先生答敬之書曰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

語之力也

嚴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新喻人隱居不仕

備遺

時亨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世文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淸明在躬志氣

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

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顔子曾點之所樂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顔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先生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魏椿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

備遺

椿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胡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柰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

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郤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爲主

鍾震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備遺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着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爲主又問或問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爲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

一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黃卓

黃卓字先之

備遺

先之問每日做工夫處先生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主一無適若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日於無事之

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吳振

備遺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麤急也

林至

林至字德久

張敬

備遺

先生答德久書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李杞

李杞字長仲平江人

備遺

先生由經筵奉祠待命靈芝寺杞往見首問曾作此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敬爲本推而得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凡人爲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爲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

杞云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此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極是

呂勝已

呂勝已字季克尚書祉之子祉居建陽卒葬邵武因家焉勝已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請大夫知沅州自號渭川居士

鄧絅

鄧絅字衛老將樂人與其兄邦老同遊朱子之門嘉定中陳宓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與李燔林羽蔡念成楊復余道夫李伯武趙師恕並爲堂長

備遺

綱問程子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綱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先生曰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工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李文子

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

知太安軍綿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

備遺

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先生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纔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祝穆 弟癸

祝穆字和父崇安人少名丙性溫行淳學富文贍與弟癸嘗同從朱子游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李東

李東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學于朱子號精敏紹熙中第進士爲吉州廬陵簿遷萬安縣令黃直卿嘗以書薦諸漕使揚榷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彭蠡

彭蠡字師範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守郡蠡質疑義辨析甚精公稱獎之以經學名世教授江淮之間所著有皇極辨其兄名尋亦從文公游

備遺

二彭初見先生問平居做甚工夫對曰爲科舉所累

自時文外不曾為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子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嵲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

余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興化軍仙遊人娶三山黃御史瑀之女遂與瑀子榦師事文公始見之曰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篇及自著文為贊問與榦講論有異同輒以質諸文公淳熙五年登第歷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嘗立蘇緘祠於其故居文公甚喜之為縣以清嚴稱

終池州通判

熊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一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僞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黃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爲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羣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藁十卷

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榦李燔因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斌羈旅困沮年八十趙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

用旌禮布衣故事

呂喬年

呂喬年從文公游值吳柔勝為國子正於文公生徒中得喬年與潘時舉白于長擢為學職使以文行表率

詹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慶元五年登第調臨安單戸漕授國子監書庫官差監車輅院年五十八卒真德秀誌其墓

潘友文

潛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友端友恭之孳從嘉定間嘗
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

到真實地頭也

彭方

彭方字季正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在郡方從學弱冠魁省闈紹熙四年登第爲池州教授歷知景陵歙縣以諸賢論薦除直秘閣知袁州召除國子司業遷祭酒除殿中侍御史淳祐還侍御史仍兼侍講除兵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

陳宇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守定宓之群從文公爲同安簿宇往師之丞相留正誌宇墓云君從晦菴未久於主

敬行恕之訓守之不忽仕終太常少卿

李儒用

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岳陽人

備遺

先生荅輔漢卿書曰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趨向仲秉遠來甚不易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陳孔夙字仲仁孔碩之兄慶元五年進士寓平江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進士知黎州

張揚卿字清叟瑞安人舉進士爲南康軍教授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有語孟筆義詩筆義

許儉字幼廣閩清人三世不分異林羽記其友順之堂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隱居道山所着詩文名曰月林醜境

時子源婺州東陽人先從呂祖謙學後游考亭之門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躬行蹈禮自號槃澗居士

黄榦字尚質長溪人仕至直學士院

上官謚字安國邵武人仕爲四會令

曹彦純都昌人與弟彦約同學于考亭

朱淡興化仙遊人仕終廣東帳幹

祝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

黄仲本邵武人知南劒州

金去僞字敬直饒州樂平人

李季札字季子徽州婺源人

林恪字叔恭台州天台人

孫自修字敬父宣州宣城人

黃謙字德柄光澤人

游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吳雉字和中建陽人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

董拱壽字仁叔饒州人

吳杲字叔夏徽州人

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

葉任道即味道之弟

輔萬即廣之弟

劉賁字柄文南康建昌人

薛洪字持志永嘉人

王仲傑字之才縉雲人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彭鳳字子儀宜春人

陳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陳祖永字慶長會稽人

張彥先字志遠臨淮人

傅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劉瑾建陽人子翔之子文公之甥

魏恪字元作文公之甥

蔣康國字彥禮古田人

魏應仲元履之子

傅定字敬子婺州人

劉黻廬陵人

蕭長夫福州人

饒克明邵武人

林子蒙湖南人
吳唐卿南安人
朱魯叔仙遊人
王春卿建安人
林仁實永福人
程深父古田人
趙子明開封人
劉子禮建州人
劉叔通建州人
蕭佐南昌人

鄒浩宣城人

周椿字伯壽

林賜字聞一

李德字季元

康淵字叔臨

朱沅字叔元

俞潔己字季清

詹觀字尚賓

吳南字直之

陳夢良字與叔

董壽昌字仁仲

郭邦逸字逍遥

李德之

方克大

舒高

周倜

周得之

江孚先

王翰

周頎

劉子晉

劉定夫

董壽昌

盧淳

黄有開

劉㨂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陳公直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四

趙師雍

趙師雍字然道

備遺

先生答師雍書云老拙文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箒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

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枉借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先生答安仁吳生書云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

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巖君之肅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

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患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傅伯壽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伯成之兄隆興初舉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歷吏部郎官知漳州慶元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召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嘉泰中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奉祠卒嘗修高孝兩朝寶錄

遺文三十八卷

備遺

伯壽少與伯成同師事文公又名臣孫子乃奴事韓侂胄蘇師旦致身通顯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方僞學之禁預草詔以詆善類其草文公秘撰告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文公沒伯壽適知建寧又不以聞

伯壽人品如此真西山序其文集乃曰宣城一書意慮懇欵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

治其在我以俟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附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此又不知其何說也

伯壽晚年入朝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滚滚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未能遠過也

伯壽初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淸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伯壽老矣故雖以文墨致高位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於當世獨其文詞可自托以久西山之言果何謂哉豈獨有求於

其文邪

真西山文集所載近歲有嘗登晦翁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晦翁答曰子此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熈中舉進士紹熈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擇紘爲監察御

史紘未遇時嘗謁熹於建安受學門下熹待學子惟
脫粟飯遇紘不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
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
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明汝愚初抵罪
去國縉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
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
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
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
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
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美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

誥書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及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復入䟽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揺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二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屛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

手令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嚴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紘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死

備遺

陳枅一日獨侍坐先生忽蹙然云趙丞相謫命出自胡紘枅問不知先生曾識紘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狠愎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四終